

# 教宗本篤十六世

## 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聖伯多祿廣場

2007年4月25日

### 亞歷山大里的奧力振

#### I: 生平及著作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在我們對古代教會的偉人的默想中，今日我們遇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。對基督信仰的思想的整個發展來說，亞歷山大里的奧力振(Origene Alessandrino)確實是其中一個具決定性的人物。他承受了上星期我們談過的亞歷山大里的格來孟的遺業，之後以一種如此嶄新的方法將其投向未來，以至給基督信仰的思想的發展，帶來一個不可逆轉的轉機。他是名符其實的「師傅」，他的門生懷著思念和感動這樣憶述他：他不只是個超群出眾的神學家，更是他所傳遞的教義的模範見證人。「他常教導說」，他那位熱心的傳記作者凱撒勒雅的歐瑟比奧這樣寫道，「我們的言行應該完全一致，亦特別是這一點，令到很多人仿效他」(《教會史 *Storia Eccl.*》6,3,7)。

終其一生，他從未停止過對殉道的渴望。羅馬皇帝塞佛留 (Settimio Severo) 在位第十年，亞歷山大里突然爆發迫害基督徒的教難，他當時十七歲。格來孟，他的師傅，離開該城，奧力振的父親，里奧尼迪 (Leonide)，被投於獄中。他的兒子切望成為殉道者，卻始終事與願違。於是去信其父，鼓勵他不可在面對為信仰作最高見證前畏縮。當里奧尼迪被斬首後，年青的奧力振感到應該跟隨他一生的榜樣。四十年後，在凱撒勒雅有次於講道中，從他口中吐出這肺腑之言：「若我不行止端嚴，不給我家族高尚的名聲增添榮譽，即是給我父親的殉道，和給那個令到他在基督內聲名遠播的見證增

添榮譽，那縱然有一個殉道者父親，爲我可一點好處都沒有」(《厄則克耳先知書的講道 *Om. su Ezechiele*》4,8)。在這之後的另一篇講道中 — 當時由於羅馬皇帝亞拉伯人斐利伯 (Filippo l'Arabo) 的極度容忍，似乎再沒有作流血見證的可能 — 奧力振高呼說：「若天主允許我被我的血所洗滌，這樣藉著爲了基督所接受的死亡，而領受第二次洗禮，我肯定即時離開這世界……那些堪當接受這些事的人，真是有福」(《民長紀的講道 *Om. sui Giudici*》7,12)。這些言詞揭示了奧力振對血的洗禮的渴望。終於這無法壓抑的渴望總算部份實現了。250 年在羅馬皇帝戴曹(Decio)發起的教難中，奧力振被捕並受到暴虐的酷刑。雖不致於喪命，卻因所受的折磨變得衰弱不堪，不到幾年便去世。當時還未到七十歲。

我們曾說過，奧力振爲基督信仰的思想的發展，帶來一個「不可逆轉的轉機」(«svolta irreversibile»)。可是這「轉機」(«svolta») ，這個引發如此重要後果的創新，究竟包括些什麼？就本質而言，這「轉機」、這創新，代表釋經神學的建立。對奧力振來說，神學研究本質上就是解釋、領悟聖經；因此我們或許也可以說，他的神學是神學和聖經之間的一個完美共生(simbiosi)。實際上，奧力振教義的真正重點，正是不斷向人呼籲，要他們越過聖經書面的文字，走進它的靈性世界，以便增進他們對天主的認識。房白沙 (von Balthasar)曾就這個一般所稱的「譬喻主義」(«allegorismo»)這樣寫道，這主義正好和那個「出自教會的導師(dottori)所教，的基督信仰的教義的發展」相吻合，這些導師 — 以各自的方式 — 接受了奧力振的『教誨』。如此一來，神學研究的基礎和保證，即傳統和訓導，最終會以「生活的聖經」的形象出現(參看《奧力振：世界，基督及教會》[Origene: *Il mondo, Cristo e la Chiesa*, tr. it., Milano 1972, p. 43])。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奧力振那浩瀚如海的作品的核心，全涵蓋在他提出的對聖經的「三重式閱讀」這方法內。在解釋這閱讀方法之前，讓我們先概括地看看他的作品。關於奧力振的作品，根據聖熱羅尼莫 (san Girolamo) 在他的《第 33 篇書信 *Epistola 33*》中列出的書目，共有 320 部書和 310 篇講道，可惜大部份都已佚失。縱然如此，僅存的那小部份，已足夠讓奧力振名列首三個基督徒世紀最多產的作家之冠。至於他的作品涉及的內容，自釋經到教義，而至哲學，護教，苦修，神修。從這些作品，可以對基督徒生活得窺全豹。

啓發這些作品的中心思想，一如我們提過的，正是對聖經的「三重式閱讀」方法，這方法是奧力振窮一生的時間研究出來。我們特別用了「三重式」這詞，正是要指出奧力振專心致意於研究聖經，所用的三個最重要方式，這三個方式彼此間不是連續的，而是很多時是重疊的。首先，他仔細閱讀聖經的文字以確保那是最好的文本，以便給聖經提供一個最可靠的版本。這是第一步：實實在在知道這經書寫了些什麼，同時知道這經書原來想說些什麼。爲了這目標，他作了個繁重的工作，編製了一部共有六個平行欄的聖經，從左至右，第一欄是以希伯來字母寫成的希伯來文文本 — 爲了要清楚明白希伯來原文聖經，他甚至接觸了經師 — ，第二欄是以希臘文字母音譯的希伯來文文本，接著的四欄是不同的希臘文譯本，讓他可以比較不同譯法的可能性。這部巨著被稱爲 *Esapla*：《六欄本聖經》。*Esapla* 這希臘文字的意思，正是六欄。這是第一點：正確地認識文本原來寫了些什麼。

第二步，奧力振有系統地一邊仔細閱讀聖經，一邊記下他那些膾炙人口的《釋義 *Commentari*》。這些《釋義 *Commentari*》忠實地轉載了這位大師於亞力山大里和凱撒勒雅의 課堂中所作的講解。奧力振是細緻、廣闊和深入地，幾乎逐句講解經文，再加上語言學和教義方面的注釋。爲了能夠清楚認識那些神聖作者到底想說些什麼，他作了極端準確的研究。

最後，甚至在他晉鐸之前，奧力振已非常積極於有關聖經的講道，他爲了配合不同的對像，更不斷作出適應。無論如何，可以注意到，這位全情投入於系統性解釋手上的經文的大師，就算在這些《講道 *Omèlie*》中，他一樣是將各節經文，一小段一小段的講解。在這些《講道 *Omèlie*》中，他一樣把握所有機會，提醒人要注意聖經所包含的不同層面的意義，這些不同的意義或是幫助，或是顯示信仰的成長的一個階段：第一個層面是「文字上」的意義[即所謂字意]：*senso «letterale»*，而隱藏於這字意下的深意，不會於第一時間被發現；第二個層面是「倫理道德上」的意義：*senso «morale»*，即我們該如何在生活中將這「話」(*Parola*) 付諸行動；最後是第三個層面，「靈性上」的意義：*senso «spirituale»*，那是有關整部聖經的一致性，而在這一致性的發展過程中，都在講論基督。是聖神使我們明白聖經的基督論內容，並從聖經的差異中，看到其一致性。若能證明這一點，應該饒有興味，在《納匝肋的耶穌》，我的第一部書中，我作了個小嘗試，試圖在今日的環境中，指出聖言、聖經的眾多層面的不同意

義，而尤其要尊重的，是其歷史意義。這歷史意義，在聖神的光照下，正是要我們超越時空走向基督，同時指示我們應有生活的方式。例如在他的第九篇講道《戶籍紀的講道 *Omelia sui Numeri*》中，我們可以發現這方面的一些提示，奧力振在這篇講道中，將聖經比作核桃實：「在基督的學校內的法律書和先知的教義」，這位講道人指出，「字面上是苦澀的，好比核桃實的第一層殼；接著到第二層外皮，即倫理道德的教義；之後在第三層，會找到那些奧蹟的意義，正是這意義於目前和將來的生活中，滋養著諸聖的靈魂」(9,7)。

尤其是透過這方法，奧力振有效地推行採用「基督徒式的閱讀」(*lettura cristiana*)來閱讀舊約，並因此成功地頓挫了那些異端——特別是玄識論派 (*gnostici*)和馬塞翁派 (*marcioniti*)——的挑戰，他們主張新舊約彼此互相對抗，以至他們最終拒絕接受舊約。關於這一點，在同一的《戶籍紀的講道 *Omelia sui Numeri*》中，奧力振這樣說：「若從聖神內去理解這法律書，我不會稱其為『舊約』。唯有對那些只願從肉性層面去理解這法律書的人，即是那些只停留在經文的字面意思的人，這法律書才會變成『舊約』」。可是「對我們而言，由於我們是同時從聖神內和從福音的意義中，去理解和實踐這法律書，於是這法律書變得歷久常新。因此對於我們，新舊二約構成一部新約，此中並非時序的問題，而是當中的意義的嶄新性……相反，對罪人及對那些不尊重愛的盟約的人，連那幾部福音，都會衰老起來」(9,4)。

謹在此邀請你們——亦以此作為結語——把這位信仰中的大師的教導存放在你們心中。他熱切地提醒我們，透過帶著祈禱精神的聖經誦讀，和相稱的生活方式，教會將不斷更新及恢復青春。而天主的話，由於永不會衰老，亦不會乾竭，正是為達到此目標的特殊工具。事實上，天主的話，在聖神的工作下，不斷帶領著我們走向那完整的真理(參看本篤十六世，《向為慶祝『天主的啓示』教義憲章頒布 40 週年而舉行的國際會議的出席人士的講話》：《教誨集》，第一冊，2005，頁 552-553 [*Benedetto XVI, Ai partecipanti a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per il XL anniversario della Costituzione dogmatica «Dei Verbum»*, in *Insegnamenti*, vol. I, 2005, pp. 552-553])。讓我們求主，今日賜給我們一些懂得發現隱藏在聖經內的這些不同層面的意義，和聖經所擁有的歷久常新的特性的思想家，神學家和釋經學家；讓我們求主，幫助我們帶著祈禱精神閱讀聖經；讓我們求祂，實在地以祂的話，以那真正的生命之糧，養育我們。